

「小说精读」冯至：《江上》

作者| 冯至 赏析| 孙春梅

【编者寄语】

民国大家冯至，建树颇多，作为作家，他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作为翻译家，他是中国德语文学翻译的先行者；作为教育家，他提出“洋为中用”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术业有专攻的文学人才。其撰写的中篇小说《伍子胥》虚实结合，影响深远，“主调仍然是伍子胥为了决心倾覆楚国腐朽的王朝不得不走的艰苦的行程。一路上他只见善者受罪，恶人横行，美的感到孤单，丑的到处蔓延，但归终还是善战胜了恶，美压倒了丑”，小说共九节内容，分别以伍子胥经过的地点为名，从郢都外的“城父”，到“林泽”“涪滨”，再到“宛丘”“昭关”，又至“江上”“溧水”，最后结束在“延陵”“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小说结构均衡，堪称完美，具有浓郁的历史时代风貌。

【文本研读】

江上^{【注】}	
子胥望着昭关以外的山水，世界好像换了一件新的衣裳，他自己却真实地获得了真实的生命。时节正是晚秋，眼前还是一片绿色，夏天仿佛还没有结束。向南望去，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平原。	
他在这荒凉的原野里走了三四天，后来原野渐渐变成田畴，村落也随着出现了，子胥穿过几个村落，最后到了江边。（诗化情境，晚秋尚有一片绿色以正衬子胥此时的境况——柳暗花明又一村，充满诗情画意，突出子胥死里逃生后轻松、幸福的心境。）	情节序幕：关外晴山一片绿。
太阳已经西斜，岸上三三两两集聚了十来个人：有的操着吴音，有的说着楚语。（对偶手法，突出江岸聚集之人来自不同的地域，汇集吴、楚民情，更显故事之自然与客观，营造出典型的社会氛围。）有人在抱怨，二十年来，这一带总是打过来打过去，弄得田也不好耕，买卖也不好做。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前几年吴王余昧死了，本应该传位给季札，但是季札死也不肯接受，退到延陵耕田去了。一个这样贤明的人偏偏不肯就王位，要保持他的高洁。”（对话论理，季札的高洁与退隐，为下文突出子胥的人品埋下伏笔。）	
“他只自己保持高洁，而一般人都还在水火里过日子，——我恨这样的人，我们都是吃了他高洁的苦。”一个年轻人愤恨地说。	
那老年人却谅解季札：“士各有志。他用行为感动我们，不是比做国王有意义得多吗？——就以他在徐君墓旁挂剑的那件事而论，对于友情是怎样好的一幅画图！”（“季札挂剑”这一典故，用来表示对亡友吊唁、追怀，或用于形容恪守信义；对比手法，众人对季札宁死不为王、退而耕田态度不一，其中转折突出“那老年人”的谅解，士各有志，季札行为感人——重义气，淡功名，引发子胥的反躬自省。）	情节开端：延陵季子不忘故。

季札在死友墓旁挂剑的事，子胥从前也若有所闻，他再低下头看一看自己佩着的剑，不觉起了一个愿望：“我这时若有一个朋友，我也愿意把我的剑，当作一个友情的赠品，——而我永久只是一个人。”（过渡作用，既承接上文众人品评季札挂剑的情态，又开启下文子胥的就此发愿，突出内心孤寂与纠结，以及渴求政治知己的强烈愿望，为下文寻得渔父朋友而埋下伏笔。）子胥这样想时，也就和那些人的谈话隔远了，江水里的云影在变幻，他又回到他自己身上。这时江水的上游忽然浮下一只渔船，船上回环不断地唱着歌：	
日月昭昭乎侵已驰，	
与子期乎芦之漪。（渔父为引渡行人苦恼而作歌，“太阳和月亮都过去很久，而我不能迟迟入睡，日月之光是那么的明亮，我和你在河边的芦苇丛中相遇”。）	
面前的景色，自己的身世，日月昭昭乎侵已驰，是怎样感动子胥的心！他听着歌声，身不由己地向芦苇丛中走去。（江边邂逅，渔父的歌声“感动子胥的心”，身不由己，循歌而行。）	
西沉的太阳把芦花染成金色，半圆的月也显露在天空，映入江心，是江里边永久捉不到的一块宝石。（比喻诗化，夕阳沉金，半月映江，成为永远捉不到的宝石，唯美至极；借景抒情，此等美景，慢慢地治愈着子胥。）渔夫的歌声又起了：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	
月已驰兮何不渡为？（“太阳快要落山，我心又忧又悲。月亮已经出来，你为什么还不渡江呢？”）（隐喻手法，“日月”在天，光鉴天地；歌词后续，“事寝急兮将奈何！芦中人，岂非穷士乎！”不知不觉子胥已成曲中人。）	
歌声越唱越近，渔舟在芦苇旁停住了。子胥身不由己地上了船。（这歌声是吸引，亦是救赎，正应后文所言，“这引渡的恩惠有多么博大，尤其是那两首歌，是如何正恰中子胥的运命，怕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唱得出这样深切感人的歌词”。）	情节发展：闻郎“江”上踏歌声。
多少天的风尘仆仆，一走上船，呼吸着水上清新的空气，立即感到水的温柔。子胥无言，渔夫无语，耳边只有和谐的橹声，以及水上的泡沫随起随灭的声音。船到江中央，水流变得急聚了，世界回到原始一般的宁静。（心理描写，子胥风尘仆仆，眼前的一切——清新的空气、温柔的江水、和谐的橹声，尤其那无语的渔父，让其回归“原始一般的宁静”。）子胥对着这滔滔不断的流水，他想这是从郢城那里流来的。他立在船头，身影映在水里，好像又回到郢城，因为那里的楼台也曾照映在这同一的水里。他望着江水发呆，不知这里边含有多少故乡流离失所的人的眼泪。父亲的、哥哥的尸体无人埋葬，也许早已被人抛入江心；他们得不到祭享的魂灵，想必正在这月夜的江上出没。郢城里的王公们都还在享受眼前的升平，谁知道这时正有一个人在遥远的江上，想把那污秽的城市洗刷一次呢。子胥的心随着月光膨胀起来……（对比手法，滔滔的流水是时间的牵绊，浮动的月光是空间的牵系，子胥已是境遇窘迫，命悬一线，却仍心念家国，相比那些“郢城里	

的王公们都还在享受眼前的升平”，人在羁旅异乡，与流离失所的百姓们早已同频共振，令人潸然。）	
他再看那渔夫有时抬起头望望远方，有时低下头看看江水，心境是多么平坦。子胥在他眼里是怎样一个人呢？一个不知从何处来，又不知向哪里去的远方的行人罢了。但是子胥，却觉得这渔夫是他流亡以来所遇到的唯一的恩人，这引渡的恩惠有多么博大，尤其是那两首歌，是如何正恰中子胥的运命，怕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唱得出这样深切感人的歌词，而这歌词却又吐自一个异乡的、素不相识的人的口里。	
船缓缓地前进着。两人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整日整夜浸在血的仇恨里，一个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他看那渔夫摇橹的姿态，他享受到一些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柔情。往日的心总是箭一般地急，这时却唯恐把这段江水渡完，希望能多么久便多么久，与渔夫共同领会这美好的时刻。（爱憎分明，刚性男儿子胥，在渔父的世界里得以柔化、舒缓，矛盾交织，一面是仇深似海，一面是清淡如水；唯恐江水渡完，子胥是想挽留这难得的宁静与美好。）	
船靠岸了，子胥口里有些嗫嚅，但他最后不得不开口：“朋友。我把什么留给你作纪念呢？”渔夫倒有些惊奇了。	
这时子胥已经解下他的剑，捧在渔夫的面前。	
渔夫吓得倒退了两步，他说：“我，江上的人，要这有什么用呢？”	
“这是我家传的宝物，我佩带它将及十年了。”	
“你要拿这当作报酬吗？”渔夫的生活是有限的，他常常看见有些行人，不知为什么离乡背井要走得那么远。既然远行，山水就成为他们的阻碍；他看惯了走到江边过不来的行人，是多么苦恼！他于是立下志愿，只要一有闲暇，就把那样的人顺便渡过来。因为他引渡的时候多半在晚间，所以就即景生情，唱出那样的歌曲。“这值得什么报酬呢？”	
子胥半吞半吐地说：“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将来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你再渡我回去。”渔夫听了这句话，一点也不懂，他只拨转船头，向下游驶去。	
子胥独自立在江边，望着那只船越走越远了，最后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你这无名的朋友，我现在空空地让你在面前消逝了，将来我却还要寻找你，不管是找到你的船，或是你的坟墓。”（照应前文季札挂剑的典故，子胥与渔父萍水相逢，“一个整日整夜浸在血的仇恨里，一个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却得对方引渡摆渡，不由感慨：唯一的恩人、无名的朋友，足矣！）	情节高潮：穷思挂剑酬知己。
他再一看他手中的剑，觉得这剑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他好像是在替一个永久难忘的朋友保留着这支剑。（哲理性的诗意美，子胥赠剑被拒，却阻挡不了子胥认定对方为知己这个想法，故而渔父虽已离去，但剑已然是朋友的了，只因“始吾心以许之”“将来我却还要寻找你”。）	情节结局：繁华落尽见真淳。
（有删改）	
作者：冯至	

[注]历史小说《伍子胥》写于1942~1943年，取材于春秋时期伍子胥的复仇故事，叙述他由楚至吴的辗转逃亡。小说共九节，《江上》为第六节，伍子胥过了昭关，继续跋涉，前往吴国。

【知识建构】

诗化小说

诗化小说，凭借诗的隐喻、象征等，让时空、心理变得浑然一体，小说的情节被淡化，整体富有哲理性的诗意美，提升审美空间。这与其他小说不同，诗化小说既不注重叙事表达，又不以情节取胜，而是重视创造情境。其特点如下：

1. 诗化小说具有诗的审美目标，或寓于诗情，或富有哲理性的诗意美。
2. 既有生活的客观真实，不失美感，又有思想内涵，博大精深。

《伍子胥》取材于春秋时期伍子胥受奸佞小人陷害后，从楚国一路奔逃到吴国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架桥梁，它一方面还留存着一些田园风光，一方面则更多地着眼于现实。”小说主要关注其中的精神活动及思想成长成熟的历程，节选部分处处可见匠心，作家通过诗意的语言描写独特形象——江水、日月等，特定氛围为：晚秋却有一片绿色，江上行船及渔父歌声。引人入胜，充满浓郁的桃源气象。在此历史故事中作以诗性发掘，无论是开头触景生情，子胥“获得了真实的生命”，还是主体用典反省，凝聚丰蕴的哲理意味——是继续为民请命过颠沛流离的日子，还是舟行水上过无欲无求的隐逸生活？

【试题解析】

1.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 子胥过了昭关，所见风景与以前大不相同，那大片绿色和原野，也是子胥再次“获得了真实的生命”的心情写照。
B. “唯恐把这段江水渡完”，表现了逃亡中子胥的心态，只有在江上的这段短暂时光，他才能够平和地欣赏风景。
C. 子胥同渔夫道别，说话时“有些嗫嚅”“半吞半吐”，表现的是子胥渴望同渔夫交流，又碍于隐情而无法敞开心扉。
D. “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子胥在江上领会到渔夫的“世界”，他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答案】B

【解析】B项中“只有在江上的这段短暂时光，他才能够平和地欣赏风景”错误，此时的子胥是在享受渔夫带给他的“一些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柔情”。故选B。

2. 关于文中江边人们谈论季札的部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 那位老人欣赏季札不就王位的高洁，也称赞他以美好的行为感动了世人。
B. 那位年轻人认为季札不顾百姓死活，只顾独善其身，逃避了济世的责任。
C. 季札挂剑一事进一步说明了他的品行，也为后文的子胥赠剑做了铺垫。
D. 季札的退耕田园，与下文渔夫的泛舟江上，共同表达出本文的隐逸主题。

【答案】D

【解析】D项中“渔夫的泛舟江上”，只是渔人的客观生活状态，不是隐逸的表现。故选D。

3. 舟行江上，子胥的思绪随着他在江上的所见所感而逐步生发展开。请结合文中相关部分简要分析。（6分）

【答案】①文章开篇写出的风景，表现了子胥逃生后的轻松。②后听到岸上人的对话，引发子胥对人生意义的思考。③江上渔人的歌声深深触动了子胥，激发了他复仇的愿望、内心的仇恨。当他看到渔人“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的生存状态，又感觉到“柔情”，矛盾的心情始终交织在一起。④船靠岸后，子胥仍然没有从矛盾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感谢渔人能够带给他片刻的内心安宁，帮助“渡过了我的仇恨”但是又说“将来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你再渡我回去”，暗示子胥“仇恨”之深，复仇愿望之强，“渡过”不等于彻底忘记。

【解析】该题所指“子胥的思绪随着他在江上的所见所感而逐步生发展开”，提示考生在作答时要注意层次，由所见而谈所感。

4. 渔夫拒剑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渔夫是一位义士，明知伍子胥身份而冒死救他渡江，

拒剑之后，更为了消除伍子胥的疑虑而自尽。本文将渔夫改写为一个普通渔人，这一改写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效果？谈谈你的理解。（6分）

【答案】①语言效果上，将渔夫改写为一个普通渔人，彰显冯至“诗化小说”的特点，冯至本是诗人，同是拒剑的渔夫，本文中的渔人并不是明知伍子胥身份而冒死救他渡江，相反本文中渔人眼中的伍子胥，“只是一个不知从何处来，又不知向哪里去的远方的行人罢了”，他也不理解伍子胥为什么离乡背井要走得那么远，拒剑后也没有因消除子胥的疑虑自尽，而是对他的话一点也不懂，转身架舟翩然高去，这样，更凸显本文诗意化、散文化的隽永意味。②从情节和人物塑造上，将渔夫改写为一个普通渔人，其心境平坦，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对比一个整日整夜浸在血的仇恨里的子胥，凸显渔夫在散淡隐逸中使伍子胥思想发生的变化，由复仇心理到灵魂片刻的安适，在江上领会到渔夫的美好“世界”，子胥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甚至救赎。③从主题上，渔夫改写为一个普通渔人，他选择的是恬淡的人生，子胥承受的则是生命的沉重，你选择命运还是命运选择你，这是个问题。你有选择的权利时你会选择哪个？同样是个问题，“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将来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你再渡我回去。”“仇恨”是由爱而生的，而复仇又一定有恨，爱恨相生，人在选择命运时又是身不由己的。对比之下，文章主题层次更为丰富了。

【解析】该题“这一改写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效果”，其中“文学效果”可从多角度理解。重抓冯至“诗化小说”的特色，重在景、情、境及哲理化方面阐释，参考“知识建构”与小说常规答题角度即可。

【反馈检测】

1.当渡江后，子胥对渔父“半吞半吐地说：‘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将来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你再渡我回去。’”渔夫一点也不懂，请你结合文本帮助解答一下。

2.同样是江上遇渔者，请你赏析《楚辞·渔父》一文。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克山县第一中学 孙春梅）

【相关链接】

冯至《伍子胥》里的民族心

俞耕耘

冯至，诗人、学者。历任同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冯至20世纪20年代以《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登上文坛，40年代创作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中篇小说《伍子胥》影响深远。他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其著作《杜甫传》《论歌德》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均具开创意义。他曾被鲁迅称赞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把海涅、里尔克、歌德等人的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为中德文学的交流与沟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太史公写《史记》，最想抒发“孤愤”。大概真正的愤恨，多是孤寂，如暗夜踽行，唯有独自负重。最贴合这二字的，一是屈原，二是子胥。两人又有大巧合：都是楚人，皆去国怀忧，成了千古悲剧。冯至先生的小说《伍子胥》，在抗战期间完成，成了感时忧国的精神寄寓。“当

抗战初期，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

也许和鲁迅写《故事新编》心境一样，冯至渴望在历史的老干上开出新芽。国人在抗战时的流离失所，痛苦迷惘，家国之恨，都在伍子胥身上得到映射。离乡是为了更好地归来，那种坚忍与克服，是人生和历史中的分量。作家写伍子胥，正赋予忧患中人一种超拔的现实感。伍子胥的流亡，其实是民族心灵之写照。“不管是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

小说中，伍子胥和伍尚面对父亲被囚郢城，楚王设套诱捕，作出了生死抉择。作家将其上升到永恒的戏剧矛盾：一个是赴死，一个是求生；前者成全忠孝，后者为报父仇。这就像伯邑考和文王父子的两种选择。冯至深刻洞察出，子胥兄弟是一种相互成全，它是民族价值义理的一体两面，既合二为一，又一分为二。哥哥的死，赋予弟弟生命以重量，引长了其人生道路。“谁的身内都有死，谁的身内也有生；好像弟弟要把哥哥的一部分带走；哥哥也要把弟弟的一部分带回。”

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变成现实主义者？伍子胥的流离出奔，逐渐远离了那套礼乐为代表的理想，父兄之仇就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头，让他永无停歇、无法逃避。有意味的是，冯至只写伍子胥入吴，却不写面见吴王，如何复仇，含恨身死的悲剧高潮。或许，冯至只想描摹悲剧的肇始与根源，并不愿陷入机械的历史复写中。作家“索性不顾历史，不顾传说，在这逃亡的途程上又添了两章：宛丘与延陵。”

从入郑陈，折返楚地，出了昭关，过江入吴。伍子胥与孔子周游，有某种相似，都历经了衰颓凋敝，都不知何处是归，无以为据。小说中，子胥对郑国子产已逝，无从得见，无限怅惘；对吴国季札美德，虽是仰慕，终未寻访。这正是伍子胥对道路的坚定选择。他的人生不允许偏离，说服吴王，洗冤复仇才是唯一主题。因而，伍子胥有无人理解的困厄与孤独。太子建，变成狭隘的阴谋家，好友申包胥，则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将各自分头去做两件不同的大工作，正如他们在儿时做过盖房子的游戏一般：一个把一座盖得不满意的房子推翻，一个等待着推翻，然后再把它重新恢复。”而这房子，正是楚国。

在子胥看来，林泽中洁身自好，并不能长久到老，终将幻灭。楚狂与他，虽有贯通之处，但又格格不入。季札观乐，墓前挂剑，他只是仰慕，却不会有浪漫闲心，问礼乐之事。渔夫与他的心境，更加不同。“子胥深感又将要踏上陆地，回到他的现实，同时又不能和那渔夫分离”。溧水的浣纱女子，也只能捧出一碗饭，给他一个休憩停顿的瞬间。这些人物，都可视为子胥面临的一系列选项。是选避祸山林，还是礼乐理想；是渡去仇恨，还是沉溺温柔？这也许是冯至在抗战背景下，反映焦虑痛苦的大隐喻。救亡才是唯一的主题，闲适隐逸，都将是逃避退缩。